

# 烈火金钢

刘 流 原著  
文 华 缩写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 
中国青年出版社

## 新登字（京）118号

### 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烈火金钢/刘流原著；文华缩写．—北京：中国青年出版社；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，1996.1

（中外军事文学名著（缩写本）丛书）

ISBN 7-5006-2155-8

I. 烈… II. ①刘… ②文… III. 革命斗争小说：长篇小说—缩写本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1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）

北京昌平兴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

1996年1月第1版 199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7.375

字数：114千字 印数：1 11,000

定价：8.20元（膜）

## 目 录

- 第一回：**桥头镇群敌逞凶 史更新单枪突围…… (1)
- 第二回：**猫眼司令再布罗网 独胆英雄又遇亲人  
..... (36)
- 第三回：**何大拿引狼入室 高铁杆助纣为虐 ..... (66)
- 第四回：**楞秋儿报仇除奸 三勇士魔掌救人 ..... (90)
- 第五回：**解老转魂飞敌营 飞行员大闹县城…… (113)
- 第六回：**救群众孙振邦英勇献身 杀鬼子众英雄  
各显神通..... (141)

# 第一回

## 桥头镇群敌逞凶 史更新单枪突围

一九四二年抗日战争已经进行到第五个年头。从这一年的五月一日起，日本侵略军集中了他们的主力部队，向冀中抗日军民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扫荡。他们的战术是：“铁壁合围”、“梳篦清剿”、“反复拉网”、“剔抉扫荡”。他们的政策是：“步步为营”、“处处筑垒”，实行烧光、抢光、杀光的“三光”政策。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，冀中八百万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灵活运用毛主席提出的游击战术，英勇地进行了反“扫荡”。

当“五一”反“扫荡”打得最紧张最激烈的时候，在滹沱河的下游桥头镇上，发生了一次地裂山崩的战斗。天上是飞机，地下是大炮坦克车，把整个镇子里里外外围了个风雨不透。杀声、喊声、枪声、炮声响成了一锅，从拂晓打到黄昏，从黄昏又打到天明，直打得硝烟漫地，火光冲天。可是打着打着，忽然间枪炮不响了，飞机也不来了，好像是停止了战斗。在麦子地里藏着的人们都觉得奇怪，谁也闹不清是怎么回事，眼巴巴地望着镇子里冲天的大火，明明知道是烧

自己的房子，也不敢回家抢救。离镇子近一点儿的人们，连身子也不敢站起来，一个一个的在麦垅里蹲着坐着，还有的趴着，使劲地拔着脖子，一声不响，大气不出，直瞪着眼睛看着街口。正在这个劲头儿上，冷古丁的站起一个人来。

这人看样子约摸有六十多岁，满脑袋花白的头发，下巴底下长着一绺山羊胡子，高身材，长瘦脸，胳膊窝里夹着一根榆木锹把。这个老汉向镇子里望了望，听了听，把锹把往右手里一提，猫下腰，呼呼呼呼跑出麦子地，脚步没有停就又哗啦哗啦的进了高粱地。出了高粱地，他跳下道沟，拼命地往街口跑去。这人到底是谁呢？正是赵连荣。

赵连荣这个老头子，为什么像疯了似地往镇子里跑呢？其中有个缘故：这场战斗就是他的儿子赵保中领着人和鬼子打的。

赵保中是个老红军战士，现在是八路军冀中军区主力兵团的一个营长，他带着三个连的兵力，从反“扫荡”以来，就连天连夜地跟敌人周旋着。当他们向外线转移的时候，又在桥头镇被两千多名日本军队给包围住，这才造成了这次惊人的突围战。

诸位：三个连的八路军只不过是三百多人，要跟两千多日本兵比起来，不要说兵力相差七倍以上，就拿武器来说，也比人家差得远哪！八路军的营连里边，主要的武器就是步枪、刺刀、手榴弹，机关枪是很少的。日本兵可有的是坦克、大炮、机关枪，更不要说他们还有飞机、有毒瓦斯哩！再说，赵保中他们的弹药已经剩得不多。叫谁说这三个连也是九死一生，万分危险哪！在这种情形之下，赵连荣怎么能不提心吊胆、情急神慌呢？

赵连荣一口气跑到了街外的场边，看见场里满地都是死尸，他的心立时就咚咚咚地敲起鼓来了。他仔细一瞧，哎哟！这些死尸个个都没有脑袋。老头子明白了：噢！这些都是日本兵的尸体。因为他知道，到中国来的日本兵，在最初的时候，被打死以后，都是装到麻袋里，用汽车运走，这样好掩盖群众的耳目。可是后来他们越死越多，用麻袋装尸体装不完了，这才改变了办法——把脑袋切下来，装到麻袋里运走。赵连荣又看了看，这些没有脑袋的尸体，穿的都是黄军装，大皮鞋，每个尸体的旁边，还都有一顶钢盔。没有疑问，准都是日本兵的尸体。一定是敌人往街里冲的时候，叫俺保中他们给揍死的。他狠狠地“啐！啐！”啐了两口唾沫。又一想：俺保中他们怎么着了？敌人死了这么多，他们的伤亡还小的了吗！想到这儿，他又急忙往街里跑。

赵连荣刚走进街口，就又看见一堆尸首。哎呀，这可都是我们的八路军！立时刻儿就把个老头子给吓呆了：“保中啊！同志们啊！你们叫我老头子还怎么活下去哟！”他这几句话，不像说出来的，简直就是哭出来的。他以为赵保中这一个营都牺牲了。你看他：眼里流着泪水，颤抖着两只老手，一个一个地扒拉着，找他的儿子赵保中。

他找来找去，找了两个过儿，看看都挺面熟，好像都认识，可就是连一个名字也叫不上来，更找不见他的赵保中。他很纳闷儿，心里话：想是俺保中没有死？于是他把这些尸首点了点数，一共是三十一一个。他这才清醒起来：“呃，保中他们一定是冲出去了。咱八路军多会儿也没有叫敌人全部消灭过。”他这两句话刚刚说完，正想走回家去看看，猛然间，尸首里边站起一个人来。“啊！”这一家伙，把个老头子给吓得

倒退了三步。

赵连荣使劲儿揉了揉眼，仔细这么一看：嗬！好大的个头儿，足有一冒手高，赵连荣要看他，都得仰着脖子。只见他膀扇儿有门扇那么宽，胳膊有小檩条儿那么粗，四方脸盘儿又红又黑，两只眼睛又圆又大。浓眉毛，高颧骨，高鼻梁，宽下巴，看样子也就是二十七八岁，可是长了有半寸多长的稀稀拉拉的连鬓胡髭。他满脸都是灰尘，就像刚打砖窑里钻出来一样。在他的左眼窝儿下边有一个小洞，一条紫红的血线从里边流出来，顺着鼻窝儿流到嘴角儿，又流到脖子下头去。身上的衣服满是血浆泥土，已经看不清他穿的军装是什么颜色了。他手里没了武器，紧紧地攥着两只象油锤一般大小的拳头，怒目横眉，咬牙切齿，全身都带着杀气。他笔直地站着，动也不动，活象个铁打的金刚。老头子心里想：这是个人哪还是个什么？莫非我眼离了吗？可这明明是人啊！可人死了怎么还能站起来呢？

赵连荣正在心神疑惧的时候，就听站起来的这个人说话了：“老大伯，别害怕。我没有死，我还活着。我受了伤，渴得要命。”赵连荣一听他说话，这才把疑心定下来，又听着他这声音耳熟，只是想不起是谁。于是他往前凑了两步：“怎么，你还没死？你是谁？为什么在死人堆里藏着？”他这一问，那人往前挪动了挪动：“老大伯，我真没有死，这不是我还会走道会说话吗？你看看：还认得我不？我叫史更新，我就是在你儿子赵保中领导下的史排长，我跟着赵营长来看过你老人家。我在你那上房屋西头住过。不是有一天，我帮你铡草，还替你磨过铡刀吗？”

赵连荣一听这话，心里全明白了，赶紧又上前凑了几步，

使劲地睁着老眼瞅了瞅：“你是史排长，大伙儿都跟你叫史大个儿。”史更新点点头：“是啊。”“怎么我看着你不像啊？”“这你老人家还用问吗？这些日子就像过了多少年哪！别说是见了我，就是跟赵营长见了面，恐怕你也认不清了。”赵连荣一想：“对呀。可是你知道保中他们怎么样了？”

史更新本来不愿意再多说话，但是赵连荣这么一问，他不得不把情况告诉给他，这才说道：“赵营长带着队伍已经冲过河去了，过了河就算脱离了敌人的‘铁壁合围’圈儿。你老人家放心吧，他们这就要过京汉铁路到太行山里头去了，那里是咱们的巩固根据地，晋察冀军区司令部、边区政府都在那里。他们到了那边，整顿整顿、准备准备，还要打回来。”

赵连荣听到这儿，心里的一块大石头“扑通”一声这才落了地。老头儿一高兴，他的话可就又来了：“不是说咱们的聂司令就在那里吗？他一定得派队伍打过来。可是，你怎么不跟保中他们一块儿冲过河去呢？”“因为敌人太多，咱们的兵力太小。俺们这才决定迷惑敌人——我带着一个排在这儿作假突围，把敌人的兵力吸引过来，赵营长他们才能冲过河去。要不是这样，就得全军覆没！我们这个排本来都决心牺牲在这儿，没有想到，我被打死之后，又还醒过来了。因为弄不清敌情，没有敢动，刚才看着是你老人家，我这才敢站起来。大伯，咱别在这儿多说话了，恐怕敌人还要来，你快点把我领到别处去，我歇一会儿，你给我烧点水喝，我好去追赶队伍。”

赵连荣一听史更新还要追队伍去，不由得就吸了一口气：“哎呀！你受了这么重的伤，还要追队伍？”“不，老大伯，只要我死不了，我就要追队伍。”赵连荣上前一看他这伤：脑袋



上被打了一枪，这一枪，是从左眼窝儿下头打进去，从后脑勺子下边出来的。看了之后，连说：“不行啊！不行啊！你走不了。”他可不知道史更新这人意志坚决：“大伯，我觉着不要紧，脑袋上这一枪，并没有伤着脑子，这是六五子弹，弹丸小，要是七九子弹，可就完了。你放心，我相信我死不了，我不会走不动。”赵连荣听着可还是摇头：“现在到处都有敌人，你一个人又没有武器了，我看……”史更新没有等他把话说完，就微微一笑：“大伯，我不会被敌人打死，别的不用说了。”赵连荣一看，史更新这么坚决，知道再说也没有用：“好吧，既然这样，那就快走，到我家去，烧水做饭还方便，吃了喝了，把你这伤好好地包扎包扎，你就赶快去追队伍。可是我背不动你，我扶着你走吧。”史更新说：“用不着扶，我能走。”说着俩人就往家里走。

史更新心里着急，恨不能一步走进家去，他的路又熟，不知不觉就走到赵连荣的前头。赵连荣一看他这股子劲头儿，心里话：真是好样的！受了这么重的伤，走起路来还这么有劲儿，气势还这样的勇猛。他在后边跟着，止不住的点头称赞：好小伙子，真行！这样的战士，鬼子兵八个绑到一块儿也比不了他。

说话之间，俩人进了家门。到了院里一看，可不好了！三间正房和两陪房都烧塌了架，火头虽然熄灭，可是死火还在着，烧得什么东西还吱吱的直响。院子里还有一个深坑，看得出这是炸弹炸的。一所整整齐齐的院落，连炸带烧，弄得破烂不堪，只有西南角上剩下了半间厕所，一间牛棚。史更新一看这个情景，不由得又是一阵难过。他发着狠地咬了一咬牙。这一咬牙可不要紧，就觉着伤口火辣辣的酸疼，疼得

钻心，眼睛流泪，豆大的汗珠子从额头上滚落下来，两腿一软就倒在地下。

这时候的赵连荣怎么样了呢？他没有注意史更新。因为他一进家门，心里就又气又恨。他的脸色变成了铁青，浑身发抖，使劲睁着两只老眼，看看这也完了，那也毁了，这个祖祖辈辈的老家，被糟蹋成了这个样子，真是心如刀绞，呆若木鸡！呆了好久，他把大腿一拍，“咳！”使劲地咳了一声，这才吐出一口怒气。只见他捶着胸膛，跺着双脚，大声喊着：“保中啊，这个仇你可要报啊！……”这工夫史更新在地下躺着哼了一声。老头子这才回过头来，一看，知道他是因受伤过重，再加上又饥又渴，才跌倒在地。他慌忙上前把他扶了起来。房子全烧光了，只剩下厕所和牛棚没有烧，这可让他到哪儿去休息呢？只好把史更新扶进了牛棚，让他躺在草上休息。

赵连荣回身出来，想要给史更新弄吃弄喝。做饭是没有办法了，想法给他烧点儿水吧，可是铁锅已经炸碎了；水瓮也炸得光剩了个底儿，里边只有一点水，还掉进去了许多灰土。咳！没有别的办法，他在地下拾起一块破锅片子来，放在火上，把水瓮底子上那点泥汤子倒进去，就这样烧起来了。

这时候老头子已经顾不得别的，他在旁边一蹲，直瞪着眼看着，恨不能一时把水烧开，赶快给史更新喝了，好让他去追赶队伍，替他杀敌雪恨。好不容易才把水烧开了，他用衣裳袖子垫着，把水端进了牛棚，又想起自己腰里还带着两个剩窝头，急忙掏出来，掰碎了，在水里一泡，放在史更新的面前：“史排长，对不起你啊！你将就着吃了吧。”史更新知道赵连荣的脾气，他叫你吃你就得吃，所以一句客气话也

没说，他就连吃带喝吃起来了。

史更新因为受了伤，吃喝自然是挺费劲，赵连荣一看他这个情形，就又问他：“史排长，你觉着怎么样？还能走吗？要是不能走，我就扶着你先到外边麦子地里藏一藏，然后再想办法。”史更新说：“不用，别看我的伤重，我心里挺明白，把这点东西吃了，我就去追赶队伍。我告诉你，大伯！这次的反‘扫荡’跟过去不同，上级早就指示了，是长期的，是最艰苦的，敌人一定要把这个镇子作为长占的据点儿，你老人家应该早作打算。不过，几个月以后我们就打回来，咱们这是有计划地撤退，还要有计划地把敌人赶走。”赵连荣一听这话，心里可发起愁来了。……

说话之间，史更新就把这点东西吃完了。可是他倒觉着浑身无力，伤口疼痛，脑袋发沉，眼睛也懒得睁，连话也不愿多说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赵连荣明白：受伤过重和劳累过了火以后，就会发生这种现象，让他睡点觉才好。正在这个节骨眼儿上，外边不远的地方“乒勾儿”响了一枪。史更新一听是“三八式”步枪响，知道是敌人又来了。就觉着浑身一紧，腾的一下子站起来就要往外走。他又一想：这时候往外走不行啊！可是又怕敌人来搜查，连累了赵连荣。于是就说：“老大伯，敌人来了，你赶快躲出去。”赵连荣说：“我躲出去，你怎么办？”史更新说：“我就在这儿藏着，他不来拉倒，来了再说。”赵连荣一听就说：“这怎么行呢？我老头子能这么办事吗？要走咱一块儿走，要死咱也死在一块儿。”史更新又问：“要走往哪里去呢？”赵连荣说：“钻过‘通墙’上西邻。”史更新又说：“西邻也不保险哪，咱知道敌人往哪儿去呢？”

说话之间，又听见更近的地方“乒乒”连响了两声盒子炮，紧接着有人咕咚咕咚跑的声音，又有人追着喊：“站住！站住！再跑打死你！”接着又是一连好几枪。在枪声中间，“咕哩哇啦”的有日本人在说话。很明显，这是敌人来到近前了。史更新一听着了急：“大伯，你赶快躲到别处去吧，别管我了。”说着，他就往外推赵连荣。赵连荣说什么也不肯离开。史更新真急了：“大伯啊，咱可是一家人哪！用不着说别的，咱们应该聪明点——能逃就逃，能走就走，你甭管我，我有办法对付他们。”赵连荣也着急地说：“无论如何也不能这么办，你依着我，赶快钻到草里头去。他们要是来了，叫他看看这个家糟蹋成了这个样，他还搜查什么？”史更新还想再说话，可是一看老头子真有倔强劲儿，又觉着情况不允许迟疑了，这才依了他。还没有等史更新自己动作，赵连荣就连推带搡，把史更新推到了草堆里头，外面又用草把他盖起来，他就一动不动了。

赵连荣走出了牛棚，想仔细地听一听外面的动静。他刚一出来，就听大门外边有脚步声，他知道是敌人来到了。刚想回身再躲避起来，早就有一个特务领着一个日本兵闯进了院里来。

进院里来的这个特务年纪不大，身子不高，长得猴头猴脑，手里提着一支盒子炮，进来就用枪指着赵连荣尖声尖气地喊：“站住！哪儿跑？再跑就撂死你！”后边跟着的那个日本兵，两手端着“三八式”步枪，带着明晃晃的刺刀。他咧着嘴，瞪着眼，凶狠得就像个恶鬼。他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话问着：“你的，什么的干活？老头子，哼？”赵连荣知道走不脱了，竭力沉着镇静：“我是老百姓，房子都给烧了，还不许

家来看看吗？”他的话刚说完，这个特务窜上来，“啪，啪！”就打了老头子两个嘴巴：“你当我不知道你是抗属？你的儿子叫赵保中，他是八路军的营长。你说是不是？”这两个嘴巴，打得赵连荣心里火烧火燎的难受，他真想还给他两巴掌，可是想了想，他忍耐住了，使劲地压着怒气：“先生，你认错了。”这个特务“嘿嘿”冷笑了一声：“我认错了？你敢说你不是抗属吗？你敢说你不是赵连荣吗？”

赵连荣想把敌人顶回去，可是又不愿意否认这个光荣的称呼，让敌人以为你是胆小害怕了！怎么回答才好呢？一时想不出话来。特务又是一声冷笑：“老东西，你的骨头烧成灰儿，我也能认出你来！你那房上长着几棵草我都知道。今儿在这儿被皇军包围住的，就有你的儿子赵保中。好鬼啊！他们打死了皇军一千多人，神不知鬼不觉地逃跑了。可是，他们有一些伤号走不了，他们现在在哪儿藏着你一定知道，要不，你跑进村来干什么？趁早儿说出来，饶你的老命，要是敢不说，你瞧见了没有：我这二拇手指头一动，就要了你的命！”

赵连荣一听，特务对他知道得这么清楚，他不想再多说话了，只是说：“伤号，我一个也不知道。”特务一听他不知道，就又上来打。这一回老头儿有了准备，把身子一扭，没有让特务打着。他知道特务还得打他，他就倒退了几步，一眼看到了他的榆木锹把，心里一动，暗暗想着：这个狗娘养的！你要再打我，我就抄起这家伙来跟你拚一拚。不想叫特务看破了他的主意，还没有等他靠近锹把，特务早走过去把那家伙抓起来了：“哈哈！你也有武器啊！好，我先使唤使唤它。”说着就把盒子炮往腰里一插，举起锹把照着赵连荣的脑

袋就要打。

这时候，那个日本兵上来用枪一挡，他对着特务“哇啦”了一声：“慢慢的，打死就不能说了。叫他说的。”特务一看，就没有敢打，可是他的锹把也不好意思放下来，于是就举着锹把，逼着问：“你说出来不打你，八路军的伤号藏在谁家了？”赵连荣还是说：“不知道。”“不知道我可打啦！”“打也是不知道。”“你再说个不知道！”“不知道就是不知道。”特务火儿了：“我叫你不知道。”搂头盖顶就是一家伙，赵连荣把脑袋一闪，正打在他的肩膀上。他“哼”了一声，就坐在地下了。特务刚想打第二下，日本兵又上来拦住了。

为什么这个日本兵又拦住不让打呢？因为他听到牛棚里边有动静，他以为里边有人，可是他不敢进去，用枪指着，叫特务进去。他对着特务努了努嘴，低声说：“里边的看看。”这个特务也不敢进去，分明是害怕，可是他还假装着胆子大，就听他怪声地惊叫着：“八路！出来，出来，知道你在里边藏着了。出来缴枪不杀，你要不出来，等着进去把你抓出来，可就别说对不起你了。”喊了半天，里边也没有动静。这工夫，日本兵又逼着他进去，特务还是不敢进，又喊叫：“你出来不出来？不出来可放火烧房啦！出来，出来。”他是光诈唬不敢往前迈腿。

说到这儿，大家一定想知道史更新在牛棚里怎么样了。

史更新是八路军正规兵团的一个排长，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勇士。他不光是战斗技术，有战斗经验，越是到了紧急危险的关头，他越沉着。当敌人在院子里折腾的时候，史更新就在牛棚里轻轻地把草拨拉开，悄悄地找寻武器。他想：牛棚里最好的武器是铡草的铡刀。他对赵家这把铡刀是很熟悉

的，没有费事儿就把它找到手了。他拿起这把铡刀来，心里有了主意，暗暗地说：兔崽子！只要你敢进来，我就先劈了你！劈一个夺过一支枪来，我就有了办法。于是他手提着铡刀就在门旮旯后头一站，单等着敌人进来。当特务打赵连荣的时候，他试了好几试，想出去跟敌人干一干。可是，他听着敌人距离屋门口有七八步远，又觉着这样出去，恐怕不行：我一刀只能劈一个，敌人要开枪打死我倒不要紧，可就怕的是赵大伯也活不成。想到这儿，他就又耐着性子等着。这工夫特务喊叫起来了。怎么办呢？他怀疑被敌人发觉了，又冷静地听了听：特务是瞎诈唬哩。他知道：凡是这么瞎诈唬的就是胆小鬼，可是诈唬诈唬要没有动静，他一定进来看看。对，还是等他进来。

再说这个特务。他在牛棚外边诈唬了半天，听不见里边有什么动静，以为里边没有人。于是他就要往里边走。他往里边这么一走可不要紧，赵连荣老头子沉不住气了，他猛然站起来，拦住特务：“先生，里边没有八路军，这是个牛棚，里头什么也藏不住。”他这一来可闹糟了，特务是很狡猾的啊！一看老头子这个表现，心里明白了：里边一定有人！这就又吓得急忙把身子缩回来，又逼着赵连荣进去：“好你个老东西！你说没有八路军，我要进去你为什么拦住我？你不让我进去，好，你进去，走，走，给我走。”这个特务是想：让赵连荣在头里走，他在后边跟着，想利用老头子作掩体。

赵连荣能够领特务进去吗？当然不能。他觉着：要是领着特务去找八路军的伤号，这成了什么人呢？就是把脑袋割下来，也不能这么办。可是特务逼着他进去，怎么应付好呢？想了想就说：“我不领着你进去。”这个特务一听，就又战兢

兢地问：“你为什么不去？”老头子说：“我领着你进去，要是什么也找不着，你不打我啊！”“不打你，你快进去吧，走，快走。”这时候的赵连荣可真是为起难来了：进去吧？不能够；不去吧？特务逼着；跟敌人拚了吧？自己赤手空拳……。这工夫特务已经把锹把扔掉，用盒子炮逼着赵连荣，他越逼越紧，赵连荣不由得就用眼瞅一瞅牛棚门口。为什么他要瞅着牛棚门口呢？连他自己也不知道，可是他这一来，把个特务给吓毛了脚，他也直看牛棚的门口，光怕从里边出来人打死他，只见他惊惊乍乍地看着牛棚门口直往后退。

他这么一来，日本兵也害了怕，不过他没有往后退，他把枪攥得更紧，用刺刀逼着特务跟赵连荣：“走的，走的，统通进去。”这个特务一看，日本兵的刺刀逼在身边，就不敢再往后退，可是也不敢进牛棚，就像钉住一样不敢动了。日本兵急了：“八格牙路！死了死了的有！”他骂着就把刺刀在特务和赵连荣的面前一晃，吓得个特务“啊”的一声，往旁边一闪。他一看不进去是不行了，上来把赵连荣的衣领抓住，像狼嗥一样地叫喊着：“走！给我进去！不进去，就崩了你！”

特务这么一来，可把个老头子给逼急了，他一股子怒火往上一窜，两只像干柴棒似的老手，拚命地一扑，大声喊着：“拚了命吧！我掐死你个狗娘养的！”好松的特务，被赵连荣给掐住了脖子，就像兔子被老鹰抓住一样，叫都叫不出来了。这一家伙，把个日本兵也给吓坏了，他端着步枪：“呀——呀——老头子大大的厉害！呀——”对着赵连荣的肚子就是一刺刀。赵连荣一看刺刀来了，急忙把特务松开，两手上就去抓日本兵的枪。枪也抓住了，可是刺刀刺进了他的肚子，前后都扎通了！一阵疼痛，倒在地下，大叫了一声“史排长”，



就再也说不出话来，可是他的两只手还紧紧地攥着敌人的枪头。

史更新在牛棚里听得真真切切，一步窜了出来，手举着大铡刀，猛喝了一声“住手！”特务一看：史更新就像个天王一般！吓得他浑身颤抖，手忙脚乱，还没有来得及举枪打，史更新情急气壮，眼快心灵，手起刀落，只听“喀嚓”的一声，把个特务给劈了两半。这一家伙，这个日本兵可更吓毛了脚，他想赶快夺回枪来，刺杀史更新，可是他的枪被赵连荣给抓了个结结实实，他连夺了三下也没有夺回来。要说这个日本兵可也真不简单：他一看不妙，赶紧把枪丢开，一扭身子，把史更新面对面的抱住了。他这一抱，史更新这把大铡刀再也使用不上了。日本兵都讲究摔跤，他想把史更新摔倒，可是他哪里知道：在这一带滹沱河岸的人，差不多都会两下子武术，不会别的，也会个“三角毛儿”、“四门斗儿”。史更新不光是会武术，他身高力大，又有战斗经验，又有熟练的战斗技术，一个普通的日本兵哪里是他的对手？他索性也把铡刀扔掉，来和日本兵徒手干。

当日本兵想要把史更新抱起来的时候，他就使了个“千斤坠儿”，这个日本兵把吃奶的劲头儿都使出来了，就听他“哼！哼！”像牛憋气一样，可是史更新亚赛个生铁铸成的罗汉，纹丝儿也没有动。正在这个劲头儿上，史更新的双手把日本兵的脖子一掐，用力向前一推，这个日本兵不得不放开手。他放开了手，可是史更新还掐着他的脖子哩！史更新的个子高胳膊长，日本兵个儿矮胳膊短，他的两只手只是乱抓乱挠，脑袋瓜子拼命地往后曳。这时候，史更新把右腿往上一提，就着日本兵往后曳的劲儿，照着他的胸膛猛力一踹，说